

GE YE CHA

隔夜茶



芳草丛书 ● 刘凤阳著

(京)新登字 137 号

芳草丛书

书 名:隔夜茶
作 者:刘凤阳
责任编辑:野 莽
封面设计:黄河清
出 版:中国文学出版社
社 址:北京阜外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 话:8326644 转 2360
印 刷:郧西县印刷厂
厂 址:郧西县城关环城北路 23 号
邮政编码:442600
电 话:27355 27755
国际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际书店)
国内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字 数:195000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8.94
印 数:1—2000
版 次: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71—0213—0/I.185
定 价:6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印装错误,寄厂退换。

目 录

秋 千	1
穿雨鞋的人	14
绿林之野	23
隔夜茶	30
斜 塔	33
忘 川	49
胎 记	62
婚 前	72
你是郁森森的原林	82
那一年七月	92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101
回头草	112
结局或开始	119
爱情的故事(十五题)	123
水来土掩	147
季似风	156
轻敲慢打	167
那些日子以来	173
小时候	185
最后的宽容	204
陀 螺	218
梦回小凉溪	249

秋 千

1 费二放下电话，回单身楼洗了把脸，换上那条白色的牛仔裤。牛仔裤是一年前那个新寡的女人琴买来送他的，很多部位都已开了线。“我的脖筋睡觉时扭伤了，这件事你们谁能猜得到？！”——刚才他正在得意洋洋地想着，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清亮、圆润的铃声在房间漫延开来，它们遭到墙壁强有力的狙截后，象一缕突然被中断的、散漫的想法。

梅伊在电话里说，她今天晚上不能来了。她父亲过生日，家里买了一大捆葱。单是剥那捆葱就要花费她一整夜的时间呀，还不用说剩余那些与生日有关的一应事务。她的手指甲已经劈了一枚。费二想对她说：你就放开手脚去侍候好那个老畜牲吧。但是她已经把电话挂上了。费二能想象到她若在电话线那头听到这句话时心

花怒放的样子。

昨天夜里，费二梦见自己那把折叠伞“啪”地一声张开了。它悬浮在空中，在一阵阵来历不明的气流或者磁力中任意漂荡着、旋转着，象一朵黑色的巨花，轻盈而妖冶。他的身体不由自主地随着那颤动着的、丝质的花瓣波浪一般颠沛起伏，一股莫名的欲望憋闷着他。为此他出了一身又一身冷汗。“妈——妈——！”在梦中他一次又一次呼喊。我的远在天边的亲生母亲啊！费二象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喃喃地、无意识地倾吐着这个为全世界各种语言所重复的音节。那朵黑色的花令他恐惧，它扇起一阵阵黑色的气流，象要将他掠掳而去。泪水从他朦胧的睡眼中滚滚而出。“妈妈，你为什么要撇下我独自离去？”

在梦里他重又变成那个打猪草的男孩，一如母亲弃家出走后的样子。新疆弟弟前天来信说，妈捧着你的照片又哭了，你要有出差的机会，一定到新疆来一趟。妈说你的样子变得她都快认不出了。妈又说，还是工作为重，实在不能来就算了。但是汉川的弟弟也来信了。他说，哥你这么长时间不回家，连春节也不回来，爹对你很生气。爹说他把你看透了，你不回来还不是为了怕问你要钱。哥啊，父亲整天喝酒，喝完了就发脾气，家里的瓷碗都被他砸光了。哥你要是碰到样式好看的皮鞋，就从那儿给我买一双寄来吧！鞋码你是知道的。

他的这些异族兄弟使他每每惊叹于人类的繁殖能力。有时候他觉得自己象一个地下党员，以某种秘密的方式和异族兄弟们保持着单线联系。而他们共同的事业就是为了使他们的血统越弄越乱。这些伤心的往事他是至死也不会告诉任何一个人的。

2 和梅伊的相遇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其时费二和那个寡妇琴的关系已快要破裂了。她不断地对他说：“我们去结婚吧！结了婚就什么都不缺了。”费二说：“我不能。”“可是为什

么？为什么不能？”

费二不再言语。琴伏在他肩头，一边哭泣一边把手伸进他的衣服抚摸他。琴的泪水一串串滴进他的脖子，那只冰凉的手在一阵忙碌中渐渐暖和过来了。他们便上了床。之后琴系好腰带，说：“我们结婚吧！”

“我不能。”费二说。

趁那个贪婪的女人酝酿第二批眼泪时费二离开了房间。外面天色已晚，雪光使夜色不再厚重如积。费二来到咖啡馆门前的马路上，一个人走来走去。

一开始他并没认出那个打伞的女人是梅伊。他只知道这个女人走路的姿势很好看，哪怕在朦胧的夜色中费二也看得清她走路时那双大眼睛抬也不抬，仿佛在刻意强调、夸大着她的冷艳和倨傲。费二突然产生了和她谈点什么的念头，或者，仅仅是得到一次她的拒绝。

但是她认出了他。“真巧，我正在想要遇到一个认识的人，就看见你了。”梅伊说，“我一个人在雪地里已经走了一个多小时了。”

咖啡馆里生意冷落。微暗的灯光里一支低音喇叭缓缓地、随意地奏响。有一会儿，他们四目相望，一声也不出，仿佛这冰天雪地里的不期而遇早已使他们串通一气。可是，这是多么奇异的感觉啊，他们彼此早已认识，却从未说过一句话，突然之间，他们相遇了，并且步调一致地想着一些共同的念头，就象两个紧紧相挨的身体所能感受到的那样。

“我知道你的许多事情，”梅伊说。“我一个人在雪地里走来走去，那些男人们的事情我只要看一眼就全明白了。”

费二的身体掠过一阵战栗，他重又涌上了一股想要谈点什么的冲动。他想谈谈远走他乡的生母、谈谈的他夭折的姐姐以及

那些面目混杂的异族兄弟。多年以前费二梦见一个带伞的人，他穿着一身沉重的盔甲，无论天晴下雨，总是擎着一把又大又笨的黑伞，昂然走在人群中。“总有一天，”那个带伞的人对费二说，“等这把伞足够大时，它就会带着我飞去。你难道没发现，它就象春天里的树一样每天都在长高吗？”

或者，他什么也不谈，就只对梅伊谈谈这个梦。

那场雪下了整整一个冬天。整个冬天费二和梅伊都泡在那个咖啡馆里。这件事很快在认识他们的人中间流传开来，琴把正在给费二编织的一件毛衣扔在屋后的阴沟里，被前来打扫卫生的一个跛脚老太婆拾了去。毛线本是琴自己花钱买来的，对此费二毫不介意。但是当费二又一次见到她时，一件重新编织的毛衣已织到袖窝了。琴要他脱光身子比尺寸，他就脱光了身子，半截毛衣毛烘烘地蹭着他的脊梁，四根竹针穿在上边，很象武打小说里一件会飞的、致人死命的暗器。

3 此刻，费二穿着琴送给他的牛仔裤在马路上走来走去。下班的人们行色匆匆，到处都有一种集会前的紧张气氛。梅伊在拚命剥那捆葱时会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啊！那些白嫩、滑溜的裸体被她一棵棵投向洗碗池，溅起的水花象有无数条小鱼在游动，她那枚被伤害的指甲淌着鲜红的血滴。到了夜里她肯定会变成一个浑身散发着葱味儿的女人。她爹则叉着腰站在一旁督工，并对自己匆匆而来的五十岁生日感到恼怒。如果是这样，费二应该寻衅和那个老畜牲打一架。

上初一的那一年，费二在放学的路上突然被一个陌生人拦住，那人递给他一颗糖，自己叼上一支香烟，对费二说：“今晚你不用回家了，跟我走一趟，去看看你的亲爹。”

费二小心翼翼地把糖剥进嘴里，随即抓起一团牛屎砸在了那人头上。“我就是你亲爹，”费二说。有一会儿，费二为自己的

勇敢和镇定惊呆了。那颗糖硬硬地贴着他的上颚，一丝一丝的甜水顺着舌尖渗进他的喉咙。他听见自己的口水滋滋往外冒，从四面八方向上颚包围。他使劲咽下一大口口水，心想：狗日的，也许糖里掺了毒药吧。

那人不愠不火地看着费二。稀糊糊的新鲜牛粪粘住了他额前的头发，他的脑袋看上去象一只变了形的南瓜。他跪下来，把头扎在水沟里飞快地洗了几把。“我是你哥哥，”他慢慢朝费二走近，头发上沾着水沟里的草叶。“来吧，你别害怕，跟着我走。锅里的饭都烧熟了，等着我们回去吃呢！”

费二变得有点不知所措，就跟着他，走上了一条弯曲的小路。小路两旁野花弥漫，从水田里吹来一阵阵潮湿浊重的晚风。大群的蜻蜓在空中飞舞，象被风吹起的一团团渣滓。“马上就到了，马上就到了！”那人对费二说。“累不累？累了我们坐下歇一会儿。”

费二的脸象一只正在溶化的冻梨，渐渐温暖起来。他盯着那人的长下巴看了一会儿，便莫名其妙地生出一种骄傲心情。他想，他将要会见的或许是一个山寨的王爷——一个生着长下巴、满身盔甲的人。由于他的到来，一段几乎被埋藏的血腥的故事将被重新提起。那时，他，费二，将主宰着许多事关重大的决定。他知道，为了放学后的这场劫持，沿路都埋伏下了他们不知多少精兵良将，他哥哥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龙套。

“等到了家，父亲会告诉你一切。”

费二暗暗笑了笑，他什么都知道，但是他必须暂时保持沉默。

许多年后的这个黄昏，费二独自走在夕阳笼罩的马路上，重又想起那天放学后所体验的种种神秘和虚妄。梅伊在电话里问：“我在家里剥葱的时候，你会干些什么呢？”“我看书、写作。”费二

简短地回答。“这样很好，”梅伊说，“听你这样讲我感到踏实多了。”

但是费二并没照他说的去做。他一个人在大街上走了一会儿，来到了那个熟悉的咖啡馆里。自从他们发现了那间先前堆放过蜂窝煤的空屋，他们就很少到这儿来了。

一天夜里，他们双双疲惫不堪地挤在那张小床上，梅伊突然被费二断断续续的抽泣惊醒了。外面下起了雨，小屋里的一切都漂浮在那片绵密、仓促的“沙沙”声中。“我的抽屉散架了，妈妈留下的钮扣和别针撒了一地……”梅伊打开灯，看见费二大睁着眼睛坐在床头。“我还当你在说梦话呢！”

费二看了她一眼，眼光里充满了陌生和冷淡。“你睡觉吧，我想一个人坐一会儿。”

“费二，可怜的费二！”

梅伊面临着一个男人的眼泪，第一次感到不安和惶惑。她抚摸着费二的头发，无言地安慰着他。

费二对梅伊说，他的生母生下他不久就一个人离家出走了。他被寄养在一个没有男孩的人家，据说可以为那一家“引胎”。两年后，那个抱养他的女人、他现在的母亲果然生下了一个弟弟。他成了长子、长兄，他的生母却流落在人贩子手里，辗转到了遥远的边疆。许多年后母亲为她当初的过失痛悔不已。她请人写回来一封封长信，说她想念故乡的亲人，整夜整夜睡不着觉，不到四十岁头发就全白了。“从小我就生活一种化解不开的仇恨与欺瞒中，没有人能理解我的不幸。”费二的眼泪重又一串串跌落下来，“我不想和你谈这些。你知道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处？”

他已经从梅伊那儿得到了一个男人所能得到的一切，但却永远得不到他想要得到的。从一开始费二就知道，既没有该死的生日，也没有该死的葱。如果梅伊真的劈了一枚指甲，那也是被

别的什么东西弄伤的。

但是费二真的希望她是一个浑身充满了葱味儿的女人。那样，他或许可以跟她一起回忆一下那个带伞的人的故事。

4 咖啡馆里的女招待为费二送来了第四杯饮料。他不停地喝啊喝啊，觉出自己的肚子鼓了起来，就象美国西部片里那些淘金人搭在马背上的皮革水袋。他曾经一口气吃下过九只桔子。很长一段日子里琴见了面总是带给他各种各样吃的，“再吃一点吧，”她说，“你太瘦了，经不住折腾的。”说完她自己便隐秘地笑着。费二一边吃一边听她絮絮叨叨讲着那些女人的话题，心里却在想着许多别的事情。要是把所有那些食物加起来，足够把费二埋藏了。或许她应该送给费二一把伞。

“听说她最近又勾上了一个叫……的小伙子。”邻近的咖啡座上一男一女正在议论着什么。“……她呀，骚劲大着呢！总是同时跟好几个男人！啧啧啧！”那个女人咬牙切齿地说。费二看见她的脖子象一只鹅一样努力伸向男人的耳朵，两只眼镜片泛着水汽和灯光。

“这种事就没有人出来管一管？”

“狗改不了吃屎，她爹妈都调教不了，谁吃饱了撑得慌？！”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如今这年头，样样事情都是这样。”男人纲领性地总结道，眼里流露出无比的艳羡。

那个女人的眼光无意中 and 费二碰在了一起。他看着这个女人对着一个既不象是丈夫、又不象是情人的寻常男人高谈阔论男女之事，觉得有点惊讶。“好人哟，请把门窗关上！”费二幽默地想：显然她对外遇这种事只定量不定性，她只痛恨“同时跟好几个男人的女人。”但是她怎么能够验证她统计工作的准确性呢？

那一年春节，费二独自留在机关里。大部分人马都已回家探亲，就连那个守大门的孤老太婆也换了一身簇新的蓝“涤卡”衣

服，提一只尼龙网袋串门去了。天黑以后，远处的人家传来此起彼伏的鞭炮声，零落的焰火在空中肆意炫耀。费二关上门，从床底拖出一个纸箱。那里面堆满了他几年来穿过的新旧皮鞋。他把它们分门别类，涂上各色鞋油，仔细地擦拭着。灯光刺得他眼睛发烫，一把旧雨伞扔在角落里，布满了灰尘和蛛网。“如果你不断地梦见那种猥亵的事，你可以在睡觉前干一些枯燥但不太重的体力活。”费二从一本杂志上剪下过这样一段格言。或许他应该给那家杂志写一封信去，为读者们补充一下什么是具体的“枯燥但不太重的体力活”，然后再申请一份专利。

将近午夜，费二沉浸在劳动的欢乐中。窗外的爆竹声有增无减。突然，一阵犹疑的敲门声把他惊醒。他跳起来，猛地拉开了门。

琴的脖子上系着一条鲜艳的丝巾，她站在门口，嘴里呼出一团团热气。“我正在擦鞋呢，”费二热切地说，仿佛生怕她会提出什么疑问似的。“从傍晚起我就开始擦这些皮鞋。你快来看看，它们就象新的一样呢！”

琴赞同地看着费二。“你可以拿它们去换鸡。”她建议道。

费二认真地想了一会儿。“这主意不错。”他说。

琴的手里挽着一只塑料食品袋。“我看你没有回家，就给你带来了一些吃的。”琴的声音不知为什么有些发抖。她站在日光灯下，两只肩膀紧紧收拢着，象一匹灿烂的狸猫。“你的屋里真冷。”她又说。

“到了夜里天总是很冷的，”费二说，“除非你钻进被窝里动也不动。”

那时候琴的丈夫还没死，但是琴告诉费二，他是个没用的家伙，他们在一起睡了三年觉，琴仍然是个处女。“总有一天我要把他赶出去。”她说。

琴的丈夫后来在一次交通事故中死去。费二本来以为那个男人将死于一次食物中毒，或者诸如此类的某种意外事件。但是那场车祸使所有的人都置身局外。唯一诉诸法律的事件是肇事的司机对死者家属的经济赔偿。琴因此获得了一笔收入。

人们知道琴与她丈夫早先关系不和。在发生车祸前的那一年里，琴接连做了两次人流手术。居委会和妇联那些时刻准备着去调解他们夫妻关系的女干部们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兆头。但事情的结局令所有的人猝不及防。

费二永远也弄不清那两个流产的胎儿的所有权。关于胎儿的想法使他许多天里寝食不安。他无法使琴开口。那些陈列在医院奇形怪状的玻璃瓶里、用药水浸泡着的胎儿标本一直纠缠在他的脑海中。“妈妈，当你丢下自己的儿子远走异乡时，是什么力量迫使你重又爬上别人的床，再一次承受生育的艰辛？”但是二十多年后，当琴面临同样的责任时，她求助于现代医学的安全手段毫不犹豫地（仁慈地）把“它”扼杀了。究竟哪一种选择才是应该的呢？

5 在那个漫长、多雪的冬天过去之后，梅伊和费二双双搭上长途汽车，来到几十公里以外的一个小镇上。天黑以后，那条唯一的街道上阒无一人。梅伊学着港味的普通话和个体小客店的老板娘讨价还价，成心为了几毛钱跟她扯皮。末了，老板娘以一种处理积压品的妥协态度杀了价钱，梅伊却笑吟吟地掏出一张大面额钞票，对她说不必找钱了。

“哦，我今天快活极了！”梅伊对费二说，“在这个偏僻的地方，就连你的亲爹也不会认出你来。”

费二看着她。她的装束妖冶、鲜丽，当他第一次在咖啡馆门口和她相遇时，她就一直这样，所不同的是她的表情里少了那份冷艳和倨傲。沉沉的夜色笼罩着这个缺乏生气的小镇，对着昏黄

的灯光下那张陌生的双人床，费二的心里产生了一阵莫名的忧虑。他突然觉得梅伊和琴那么相似，就连长相也差不多。

费二又一次清楚地记起了那个夏天的经历。他的生父伸出苍老粗糙的手在他的脑袋上一遍遍摩挲着。“你已经长大了，”他喃喃地说，眼里流下了泪水。

费二冷冷地看着他。“我要回家！你根本不是我爸爸，我爸爸在家里呢！”

“明儿一早就送你回去，我已经跟你的养父养母商量过啦。”

“不行！不行！我不吃你们的饭。”费二怒气冲冲地挣扎着。他看见老人又哭了。泪水沿着他长长的下巴急切地滴落在衣襟上，费二害怕了，便跟着他哭了起来……

所有这些对于梅伊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无论琴还是梅伊，谁也帮不了他的忙。

半夜里，费二被客店外面一阵嚤嚤的哭声惊醒了。他看见窗外一个披头散发的妇人抱着小孩往山上走去。她的男人提着一盏马灯跟在她身后。

费二来到门廊里，看见老板娘披着棉袄守在门口。“你怎么还没睡觉？”费二问。

“火车就要进站了，说不定会有人来住。”老板娘打一个哈欠，淡漠地说。

“你知道山上那个抱小孩的女人为什么要哭？”

“她的儿子死了。他们要把他扔在山顶上喂狼。”

费二被她的回答吓了一跳。“干嘛要喂狼？”

“狼吃了它，她就能再生一个儿子呗。”老板娘仍是那样淡漠。

“这山上有狼吗？”

“有。兴许有吧，——谁知道呢！她为了生下这个儿子罚了

几千块钱呢。”

山坡上的两团影子越来越小，男人手里的马灯象一只萤火虫般闪闪烁烁，时刻都会熄灭的样子。微风吹动着光秃秃的树枝，发出断裂的声音。费二猛地打了一个寒噤。

他回到床上，抱紧了熟睡中的梅伊。

“救救我吧，救救我吧，张开你的大伞救救我！”在睡梦中他不停地呢喃着。

在那个客店里，他们整整昏睡了一天一夜。

6 费二从咖啡馆回来，已是深夜时分了。琴从单身楼后面的那排冬青树苗里闪身出来，拉住了他的手。“我在这里等你整整三个小时。你总算回来了。”

“你找我有何事？”费二冷冷地说。

“你的毛衣已经织好了，跟我到家里去试试吧！”

“明天再说吧，天不早了。”

琴嗔怒地看了他一眼。“你非去不可。我有话要告诉你。”

费二只好跟着她去了。“你把裤子脱下来，我给你洗一洗。啧啧，扣子都掉光了！”琴兴冲冲地说，一边动手解费二的裤带。费二把她的手轻轻推开了。

“算了吧。你要说什么就快说吧。”

琴愣愣地站在那儿，双手突然捂住脸哭了起来。“我知道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都是那个不要脸的小婊子把你勾引坏了！”

费二一言不发，疲倦地看着她哭。

琴擦了擦脸，重新凑上来，勾住了他的脖子：“费二，我知道你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跟我结婚吧！那个小婊子是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的。”

费二厌恶地甩掉她的手，厉声说：“你少跟老子啰嗦！我的事没有你插的嘴！”

“我就是要说！那个小婊子有什么好，把你变成了这样？！你知道她和多少男人睡过觉？你知道她今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她父亲今天过生日……”费二下意识地答道，突然泄了气。

“费二，你被人家欺骗了，你被人家甩了！”琴伤心地说，好象受骗的是她自己。“她最近又勾上了一个小伙子，她呀，骚劲大着呢！她总是同时跟好几个男人。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就你还蒙在鼓里。”

费二恍然记起了咖啡馆里那一男一女的谈话。

“费二，相信我吧！今天晚上我亲眼看见她挽着那个小伙子的胳膊到‘飞龙’歌舞厅跳舞去了。”

费二沉默地看着她。泪水泡肿了她的双眼，有一滴泪珠夸张地挂在她的下巴上，象一件多余的饰物。“救救我吧，救救我吧，张开你的大伞救救我！”他听见自己的声音遥远地回响着。

“我知道她会拉拢男人，这个小婊子，这个狐狸精，这个不要脸的小破烂……”

费二的手慢慢伸向腰际，解下了那条宽宽的皮带。

“……她的丑事多得不能再多了，所有的人都知道她是个什么东西，只有你才会听信她的谎话……”

费二猛地跳起来，抡起皮带狠狠地向琴的脸上抽去。他看见那张脸象一片衰老的叶子迅速地枯萎着。他感觉到那条宽宽的皮带扇起的风如一串串碎裂的音符飘拂在空中。一时间他好象变成了那匹吞噬着婴儿尸体的野狼。

“你这个贪婪的女人！你这个狠毒的女人！你这个淫邪的女人！你不配来教训我！”

费二静静地坐在那儿，等待着琴的反扑。他想或许那样，一切就都了结了……

7 许多年后，在遥远的鄂西北一家锻造工厂里，有一个

名叫蔡国志的工人。他恢复了本名，在这儿没有人知道他那个装腔作势的花哨名字“费二”。锻工蔡国志在每天八小时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得到的第一批重要收获就是增加了体重和食欲。他的踏实肯干和沉默寡言不久便赢得了大家的好感。同车间的一位女工看上了他，他俩便结了婚，分到了一套新粉刷过的旧房子。

等蔡国志的儿子出生时，他已是一名富有经验的熟练工人了。

有时，在连绵的阴雨天，他的腰部因风湿而隐隐作痛，他这才恍然记起曾经有过的那个多雪的冬天。

一九九一年一月于十堰

穿雨鞋的人

她知道，早晚有一天，梦中那个穿雨鞋的人会在她的生活里突然出现。

第七天的早晨，她决心到一个叫梅溪的地方去一趟。连续七天来她做着同一个梦。整整一个季节的雨水使她住房的周围到处都有一股肥皂水的气味儿。在S市，有关她的身世的传闻搅得她日夜心神不定。人们叫她菊或桔。她只身一人从兰州回来后，她的婚姻状况就一直是个谜。在这个旺水季节，它们就象屋后那片肥沃、肮脏的喇叭花，朝开暮合，四处攀附，延续着最后的花期。

她带上雨伞，穿好风衣出门后，发现天气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放晴了。守大门的老太太探出头来看了她一眼，立刻缩了回去。桔看见一团花白、蓬松的东西在眼前漂